

四季话语

凤巢的“暑光”

任锦松

我是土生土长的鹤山人,家乡是龙口镇三凤的凤巢村。这方浸润着岭南水汽的村落,像一本摊开的旧书,每一页都写满夏日的故事。于我而言,最珍贵的篇章,莫过于童年暑假里那些浸着雪糕甜香的时光,即便岁月流转,依旧在记忆里熠熠生辉。

鹤山的夏天,热得浓烈而纯粹。日头爬过凤尾岗的山巅,把阳光泼洒在村里的道路上,路面被晒得泛着白光。蝉鸣是夏日的主旋律,从村口的大榕树间漫溢而出,与各家各户的鸡鸣犬吠交织相融,潜成独属于乡村的盛夏交响。而这份燥热里,最动人的期待,便是午后那一口冰凉的甜。

那时的暑假,时光过得格外缓慢。清晨跟着奶奶去菜地摘丝瓜、拔青菜,沾一身露水的清凉;上午在院子里追着蜻蜓奔跑,看阳光透过黄皮树的枝叶,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奶奶总爱提前煲好绿豆沙,瓦煲里的绿豆被熬

得软烂,还特意添了几株臭草,那股独特的清香混着甜意,是专属夏日的清凉慰藉。我总等不及放凉,捧着小碗小口慢饮,臭草的微苦被绿豆的清甜中和,咽下去的瞬间,周身暑气便消散了大半。即便喝过绿豆沙,每到午后三点、日头最炽烈的时分,连蝉鸣都变得有气无力,我依旧会守在奶奶的藤椅旁,软磨硬泡地讨要零花钱买雪糕。

“奶奶,好热呀!”我拉着奶奶的衣袖轻轻摇晃,眼底满是期盼。奶奶总是被我缠得无奈,从衣兜里掏出用手帕包好的零钱,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块钱递给我:“去吧,慢点跑,别摔着。”接过钱的瞬间,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快乐,揣着钱便往村口的小卖部奔去。脚下的土路被晒得滚烫,能清晰感受到热气透过鞋底往上蹿,可心底的清凉早已盖过了周身的燥热。

小卖部是村里孩子们的夏日天堂。冰柜里摆着五花八门的冰棍与雪糕,五毛一根的绿豆冰棍,冰爽回甘,带着纯粹的绿豆清香;一块钱一根的奶油雪糕,奶味醇厚,咬一口,绵密的奶浆便在舌尖缓缓化开。我舍不得大口吞咽,只小口小口地舔舐,任冰凉的甜意从舌尖蔓延至全身,连走路都刻意放慢脚步,生怕这份短暂的快乐匆匆消散。

回到家时,院子里早已聚了几位小伙伴。他们都是村里的孩子,趁着午后大人歇晌的间隙赶来我家。我们默契地脱掉鞋子,光着脚丫躺在地板上,冰凉的触感从后背漫遍全身,瞬间驱散了满身暑气。

“我带了三国杀!”不知是谁高声一喊,大家立刻纷纷围拢过来。众人在地板上铺开卡牌,各自选好阵营,时而为一张“杀”争得面红耳赤,时而为抽到“桃”欢呼雀跃。闹得累了,便换成玩简易麻将。有时也会安安静静地挤在电视机前,看动画片,嘴里还分享着各自的零食——我的雪糕永远是大家争抢的焦点,你一口我一口,清甜的滋味里,又多了几分相伴分享的暖意。奶奶坐在一旁的藤椅上,轻摇蒲扇,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嬉闹,这一幕,成了我夏日里最难忘的印记。

那些暑假,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我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,在村道上追着晚霞奔跑。凤巢的每一寸土地,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;每一阵拂过村落的风,都裹挟着童年的清甜。我曾以为这样的时光会一直延续,却不知成长早已在不经意间按下了快进键。

上了小学后,暑假的模样彻底变了。父母接我到城里读书,补习班、兴趣班填满了原本悠闲自在的假期。即便偶尔重回凤巢,也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境。村口的小

卖部依旧是老模样,冰柜里的雪糕种类甚至多了不少,可再也吃不出当年一块钱奶油雪糕的纯粹清甜。曾经一同疯闹的小伙伴偶遇时,也只剩几句稀疏的寒暄。院子里的地板依旧干净冰凉,却再也没有一群光着脚丫的孩子围坐嬉闹。奶奶煲的绿豆沙依旧带着熟悉的臭草清香,唯独那份专属童年的纯粹快乐,再也寻不回来了。

后来的岁月里,我走过山河万里,尝过各式各样的冰淇淋,却始终忘不掉凤巢午后那一口简单的甜。那五毛一根的冰棍、一块钱的雪糕,承载的不只是夏日的清凉,还有奶奶细碎的疼爱与纯粹的伙伴情谊;那些席地而坐、肆意玩乐的时光,不只是童年的寻常消遣,更是乡村生活最质朴动人的欢喜。

如今再回凤巢,村落早已换了新颜,新建的篮球场,让这座古老村落焕发了全新的生机。可当我踏入老房子,触摸着冰凉的地板,恍惚间仍能看见当年众人围坐嬉闹的身影,鼻尖仿佛依旧萦绕着淡淡的雪糕甜香。

凤巢的暑假,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宝藏。那些浸满甜意的岁月,那些纯粹无忧的快乐,早已深深镌刻在心底,成为我无论走多远,都能随时回望的温暖港湾。这片承载着我全部童年记忆的故土,这抹盛夏里最明媚的“暑光”,永远是我心中最眷恋的故乡模样。

心灯漫笔

最后一课

麦秀芳

当课堂只剩下最后15分钟,我合上教案,目光扫过讲台。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,正直直望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,静默几秒,清了清嗓子开口:“宝贝们,今天是麦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道法课了。”

“麦老师,您去哪儿?为什么不教我们了?”孩子们异口同声地惊呼。

“麦老师退休啦,以后会有新老师来给大家上课。”我努力压住喉咙里的哽咽,声音还是微微卡顿。

“退休?那您什么时候再来教我们?”几个孩子追着问。二年级的孩子,还不能完全读懂“退休”的含义。

我轻轻摇摇头。教室的气氛瞬间沉了下来,就连平日里爱打闹的孩子,也默默低下了头。

“大家自己看书吧。”我艰难地挤出几个字。

这时后排一个小女孩猛地举手,“老师,肥仔哭了。”

我心头一紧,以为同学间发生了不快乐,连忙走到那个被叫作“肥仔”的小胖墩身边。他趴在课桌上,一声声抽噎。我蹲下身,轻轻抚摸他的头,柔声问:“轩轩,怎么哭了?是身体不舒服,还是和同学闹别扭了?”

他抬起头,浓密的睫毛垂落,眼泪顺着通红的脸颊不停滚落,把圆圆的脸蛋浸得湿漉漉。他带着浓重的哭腔说:“麦老师,我不想您离开我们……”

看着这个平日常乐呵呵的孩子哭得满脸泪痕,我的心像被细尖的刺轻轻扎到,思绪飘回到第一节道法课。

那节课主题是“假期有收获”。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分享假期经历,我也播放视频,和他们说起我去内蒙古旅行、到体育馆看男排世锦赛的见闻。

“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分享?”我话音刚落,轩轩高高举起手,兴奋地站起来:“麦老师,我假期最开心的,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见到爷爷奶奶!”

“这是一份格外珍贵的收获。”我笑着肯定他,“懂得陪伴家人,珍惜亲情,是假期最难得的礼物。”

之后我播放了关爱山区留守儿童公益视频,“我们很多人很幸福,可以出游,可以和家人团聚。可还有一些孩子,长久盼着父母归来。咱们班里,有没有长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很少见到爸爸妈妈的同学?”

三四个孩子迟疑地举起手。我叫他们走上讲台,给每一个人大大的拥抱,在耳边轻声告诉他们:“你们很棒,特别坚强。”

“有些同学虽然和父母同住,但爸爸妈妈工作忙碌,很久没有好好抱过你。想要拥抱的同学,也可以上来。”

又有七八个孩子快步跑上讲台。我笑着把他们一个个抱起来轻轻转圈。“老师,可以再多转一圈吗?”孩子们小声期盼。

从那以后,我定下一个小约定:课堂表现优秀,攒够5朵小红花,下课就可以获得一次“拥抱转圈”的奖励。每到下课,孩子们总团团围住我,争着喊:“老师,我够数了,先抱我!”

有一回下课后,在楼梯转角,一个小女孩静静等着我。见到我,她怯生生地小声说:“麦老师,我想让您抱一抱我。家里有了小弟弟,妈妈只抱弟弟,很少再抱我了。”我擦去她眼角的泪,紧紧抱住她。她环住我的脖子,轻轻呢喃:“老师的头发好香。”看着她慢慢舒展的眉眼,心底一阵酸涩。

午饭后,孩子们总爱跑到我的办公室闲聊。有人抱怨补习班的漫长时光,有人说起家里做不完的习题,也有人偷偷拿奶奶手机玩游戏的趣事。他们叽叽喳喳,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鸟。

教师节那天,孩子们涌进办公室。“麦老师,这是我画的画!”“我折了玫瑰花送给您!”“我带了纸巾!”“这是我做的扇子!”我一次次把孩子们拥进怀里,久久不愿松开。

下课铃骤然响起,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

我轻轻拍着还在抽泣的轩轩的肩膀,轻声安抚:“傻孩子,别哭,老师会一直记得你们每一个人。”

我站起身,环视整间教室,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如同春日枝头初绽的小花。我知道,这最后一课,纵然还有知识没有讲完,还有道理没有说透,但那些温暖与期许,早已悄悄种进孩子们柔软纯粹的心田。

檐下絮语



一树黄皮

陈思羽

风掠过古劳水乡的河涌,裹挟着水汽的湿润拂过青石板路。我踩着斑驳的光影走在村子里,目光却被家门口那棵黄皮树牵住——翠绿的枝叶间,缀着串串青中带黄的果子,像挂满一盏盏小灯笼。

走着走着,我忽然发现一桩有意思的事:无论是村口的老屋,还是巷尾的新宅,家家户户门口几乎都立着一棵黄皮树。有的树干粗壮,树皮布满沟壑,一看便有几十年树龄;有的枝叶鲜嫩,该是近几年新栽的。它们像沉默的守护者,将每家的烟火气都拢在绿荫之中。

“阿嬷,为啥家家户户都种着黄皮树呀?”路过巷口,看见奶奶正坐在自家黄皮树下摘果,我便凑过去问。阿嬷放下手里的菜篮,指尖轻轻碰了碰垂到眼前的枝条,眼里漾起柔和的笑意:“这黄皮树啊,是咱们古劳人的‘吉祥树’哩。”我把一旁的小木凳搬到奶奶身旁,听她缓缓道来:“黄皮树的‘黄’,谐音‘旺’,大家盼着日子能像黄皮树一般,枝繁叶茂、代代兴旺;黄皮果子酸甜多汁,夏日可以解热消暑,果子结得多了,自家吃不完,还能分赠邻里,暗含‘共享福气’的寓意。黄皮树好养活、易成荫,门前栽上一棵,夏日可遮挡烈日,雨天能遮蔽风雨,久而久之,便成了家家户户的习惯。你爷爷当年,为种门口这棵黄皮树,还特意到河对岸的人家讨要树苗呢。”阿嬷抬眼,望向门口高大的黄皮树,语气满是怀念:“后来树结了果,你爸和村里的小孩总围着树打转,你爷爷就搬张小凳子坐在树下,摘下熟透的黄皮,给每个孩子分上一把。”

听着阿嬷的讲述,再望向那些黄皮树,我忽然觉得它们不再只是普通的果树。树干里封存着祖辈的心意,枝叶间流转着邻里的温情,串串果子里包裹的,是村民对安稳日子的期许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水乡的人们,始终怀揣平和又积极的心态,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这些散落在各家门前的黄皮树,是古劳水乡的印记,是村民心照不宣的约定,更是一代代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热爱与守望。这份藏在枝丫间的心意,让水乡的岁月,始终萦绕着一股令人安心的暖意与力量。

诗歌

夜读

谭丁录

暮色如熟透的黄桃
暖黄的微光浸透窗纱
远空的星子钻出云幔
点亮了窗外的萤火
夜风如素手,翻动书页
文字在双目中游动
像逆流而出的鱼群
一会儿凝成墨色的暗礁
一会儿散作银色的浪花

烟雨公坑寺

阿永摄



踮起脚尖,接住信仰的光

真正的舞蹈教学,从来不是雕琢肢体,而是浸润心灵。我摒弃固化的排练模式,带着学子扎根本土红色沃土。漫步江门老巷,触摸地下党交通站的斑驳门槛,聆听岁月沉淀的革命故事;走进博物馆,溯源旧时光的风物细节,复刻当年的文件装帧、服饰样貌,细致调整衣领、裤脚、鞋履的每一处细节。我们在历史遗存中触摸温度,在红色故事里共情坚守,让遥远的革命岁月,慢慢住进少年的心底。

深耕方能出彩,淬炼方得成长。盛夏的排练厅燥热难耐,汗水浸透衣衫,在地板上印下浅浅人形;主演带伤坚守,脚踝肿痛依旧不肯停歇,含泪起舞的眼眸里,渐渐亮起澄澈坚定的光。这场创作,是我的教学破局之路,打破固有思维,跳出技巧桎梏;更是孩子们的成长之旅,让他们挣脱“为舞而舞”的狭隘认知,读懂舞蹈背后的责任与情怀。师生双向成长,让每一段舞步,都有了滚烫的灵魂。我始终坚信,深耕红色题材创作,从不是刻意追忆过往,而是为了铭记来路,奔赴远方。当《红名单》亮相赛场,灯光落于舞者紧握文件袋的颤抖双手,当乐曲结束,全场起立致敬,我深深懂得,这支舞演绎的不只是一位巾帼英雄的传奇,更是一方土地的峥嵘过往,是一代代人踏平坎坷、奔赴光明的征程。

七十载岁月流转,先辈于暗夜中潜伏坚守,以生命守护革命火种,换得后世山河无恙、岁月安宁。如今我们立于明亮的排练厅起舞,于璀璨舞台讲述本土红色故事,这份安稳与从容,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,是精神传承最好的见证。少年学子

以舞为舟,可渡己,亦可渡人。舞蹈从不是刻板的动作拼接、精准的节拍对照,而是灵魂与时光的对话,是青春与信仰的相拥。筹备岭南舞蹈大赛时,五色大地地下党员钟少琼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。战火纷飞年代,正值芳华的她潜伏敌营,以无畏赤诚守护党员名单,于刀尖之上坚守初心,于危难之中扛起重命。这般鲜活炽热的青春,与我台下少年学子的年纪遥遥相望,让我决意将这段尘封的红色往事,化作可感可舞的肢体语言。

创作之初,排练屡屡陷入瓶颈。年幼的孩子们深谙舞蹈技巧,却无法读懂乱世英雄的赤诚与果敢。演绎的地下工作者,或是僵硬刻板、满是凛然,或是柔弱怯懦、不堪风雨,全然没有钟少琼“笑对凶险、心藏山河”的通透与坚毅。有孩子困惑发问,无法理解绝境之中的从容与坚守。这一刻,我骤然醒悟,数年教学,我始终困于技巧教学的桎梏,执着于动作的雕琢,却忽略了舞蹈最珍贵的灵魂——情感与信仰的传承。

在演绎中读懂,舞蹈不只是姿态的绽放,更是故事的传递、精神的延续。红色信仰,就此悄然扎根于青春心田。山河新貌,薪火相传,先辈埋下的火种,终将由一代代少年接续传承,生生不息。

文艺的力量温润绵长,它无数据之震撼、无科技之夺目,却能深耕岁月、唤醒记忆,将散落世间的红色印记串联,让沉淀百年的信仰生生不息。当更多少年主动奔赴红色历史,主动传承精神力量,社会的精神底色便愈发厚重,文化自信便有了最鲜活、最动人的载体。

十年从教路,见过凌晨不灭的排练灯光,见过地板经年累月的舞步印记,见过少年逐梦滚烫的眼眸。我愈发明晰,舞蹈教育的意义,从不是培育无数获奖学子,而是为少年舞姿扎根,为青春理想点灯。

舞者踮起脚尖,追逐的从来不只是舞台聚光,更是穿越岁月的信仰之光。这束光,照亮个人成长的前路,沉淀岁月山河的底气,汇聚时代向上的星火。我们有幸接住这份滚烫荣光,亦愿以舞为薪,以心为炬,将这份信仰微光,代代传递,生生不息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